

#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等 问题的讨论

(第一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 关于历史人物評价等 問題的討論

(第一輯)

历史研究編輯部編

(内部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一九六五年·北京

## 关于历史人物評價等問題的討論

(第一輯)

历史研究編輯部編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56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6  $\frac{1}{2}$  · 字数 154,000

1965 年 12 月第 1 版

196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436 定价(六)0.70 元

印数 0.001—5,000

## 目 次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	戚本禹	(1)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 .....	林甘泉	(14)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 的問題.....	关 鋒 林聿时	(28)
关于史論結合問題 .....	林甘泉	(55)
关于評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見 .....	吳 哈	(60)
关于历史人物評价問題 .....	吳 哈	(74)
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 .....	吳 哈	(83)
論历史人物評价 .....	吳 哈	(91)
談武則天 .....	吳 哈	(108)
况钟和周忱 .....	吳 哈	(114)
明代民族英雄于謙 .....	吳 哈	(126)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馬迁 .....	吳 哈	(137)
《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 .....	吳 哈	(148)
論民族英雄 .....	吳 哈	(154)
学习伟大祖国的历史 .....	吳 哈	(160)
如何学习历史 .....	吳 哈	(164)
討論的出发点 .....	吳 哈	(173)

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問題 .....	吳 哈	(177)
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 .....	吳 哈	(189)

## 附录

史家談治史 .....	(198)
-------------	-------

#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設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視历史，重視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視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說过：

“历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視历史”<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們特別感到亲

<sup>①</sup> 《英国状况 評托馬斯·卡萊尔的〈过去和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五〇頁。

切。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①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們应当給以總結，承繼这一份珍貴的遺產。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

这些話最清楚不过地說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輕視历史的观点，一切不願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們說要重視历史，重視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紙堆上，向古人焚香頂礼，跟着他們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賬。

沒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統治阶级，都是根据他們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們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調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們不可能認識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紙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勢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們去宣揚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規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統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沒有这样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对我们历史研究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說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

---

①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〇一頁。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二頁。

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們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sup>①</sup>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們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們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說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謂社会“主宰”，投以藐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②</sup>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們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有一种意見，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沒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錯誤。

問題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須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庫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頁。

② 《論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三一頁。

在历史主义的問題上，資產階級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資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說法，他們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毛泽东同志說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断历史。”<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馬克思主义所說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内容的。因为在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沒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絕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沒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談不到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轉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争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說：“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sup>②</sup> 这段話，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見，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絕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

---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二頁。

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頁。

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抱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

罵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罵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吳广、赤眉、銅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給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統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罵，可以反，为什么現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罵，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們所說的罵和反，不是空洞的辱罵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們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許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罵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們曾經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經用最尖銳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資产阶级，說他們是象“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們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罵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們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寧說：“无产阶级敵視一切資产阶级和資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現，但是这种敵視并沒有解除它应对資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責任。”<sup>①</sup> 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統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們从来不否定統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們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們都應該承认。我們承认清代末年光緒皇帝和其他

<sup>①</sup> 《旅順口的陷落》。《列寧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四頁。

維新變法人物的歷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們的這種承認，指的是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批判地去對帝王將相進行恰當的歷史評價，而不是一味給他們做歌功頌德的文章。我們承認帝王將相中少數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之所以杰出，是因為他們的某些活動在客觀上符合了社會發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觀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種願望。我們始終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帝王將相中少數杰出人物，歸根到底不過是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歷史作用同人民群眾相比，同那些站在歷史火車頭前面的伟大革命領袖人物相比，不過是滄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眾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領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們去熱烈歌頌的伟大英雄。我們承認帝王將相中少數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也同一切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一樣，是人民群眾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他們在為歷史提供新東西的同時，往往伴隨着殘酷的壓迫、剝削，而且是从統治者當前的利益出發的。因此，我們在評述他們歷史作用的時候，也應該對他們壓迫和剝削的暴行進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當然，有時為了集中闡述某一個方面的問題，可以着重評價他們的進步方面；對他們之中一些功大于過的歷史人物，應該根據他們全部的歷史活動去進行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而不應該只就一點，隨意苛求。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可以無原則地去夸大地歷史作用，牽強附會地去贊美他們的文治武功，甚至為他們的歷史罪過進行粉飾和辯解。

有些人看到對帝王將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問題，便認為帝王將相可以不去研究了。這是不對的。不僅帝王將相中少數杰出人物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就是他們之中最反動的人物，也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問題的關鍵是要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進行研究。《窃國大盜袁世凱》一書，寫的是近代帝王將相中一個最反動的人物。由於作者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進行了

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

着他們自己的思想意識。农民，作为一个階級來說，它所处的被剝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們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剝削地位的地主階級，則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統治階級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們的斗争綱領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領導成員向封建主义轉化，或者革命領導权被地主階級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統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綱領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們“均貧富”、“等貴賤”，“有田同耕”、“有飯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謂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見，认为近几年来，人們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聾听。

我們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統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問題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顏”、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們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筆調，无端地去給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錯誤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論写多写少的話，事實是：迄今为止，我們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

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現在連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還沒有人替他們写出来，怎么能說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許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誠地把許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統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賢的臣相”，“人們的救星”，“頂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現象，难道是正常的嗎？

根本的問題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問題。根本的問題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創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綫的光明？为什么誰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們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責，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結果嗎？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謂非历史主义的批評，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們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別的，而正是那种歌頌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現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現，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責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據說，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們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間，結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間。”<sup>①</sup> 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問題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結果这些問題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絕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

<sup>①</sup>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寧全集》第二〇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五九頁。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sup>①</sup>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

---

<sup>①</sup> 《〈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六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五七三页。

規律的片斷事實。歷史研究在無產階級的手裏發生了伟大的變革，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把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應用於歷史的考察中，從錯綜複雜、迷亂混沌的歷史現象中發現了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使歷史研究變成了科學。

為什麼無產階級能夠把歷史研究變成科學？這是由無產階級所處的時代條件和社會地位決定的。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最進步的階級，它親自參加現代大生產的實踐，人類文明和現代科學所積累起來的全部知識，賦予了無產階級以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的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無產階級又是現代社會最革命的階級，它最受壓迫、最受剝削，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眾利益的一致性，決定了它的利益同社會發展利益的一致性。正象恩格斯所說的：“科學愈是毫無顧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願望。”<sup>①</sup>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眾利益和社會發展利益的無產階級，才能光明正大、無所畏懼地去揭示歷史發展的實在過程。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科學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階級”、“純客觀”的態度去研究歷史的主張，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強烈的資產階級階級性的客觀主義理論，“超階級”、“純客觀”的口號，不過是他們用來掩飾自己歷史研究中資產階級階級性的一種幌子。他們之所以要打着這種幌子，不過是用虛偽的面孔，來欺騙勞動人民，企圖使勞動人民把他們充滿了資產階級階級性的东西，當做全民的、全社會的東西來接受。我們可以看一看事實。被西方資產階級學術界公認為“現代客觀主義歷史學派之父”的德國蘭克，儘管一生埋頭在塵埃撲面的史料庫里，但是他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不過是企圖用最好的歷史教材來作為向德國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的獻禮。他本人就是普魯士霸權和俾斯麥鐵血政策的

<sup>①</sup>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三頁。